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897

主編
虞和平



文教·史地
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（卷一）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（卷二）

 大象出版社

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897

文
地
教

大
象
出
版
社

虞和平 主編
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（卷一）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（卷二）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24 ·

政治·法律·軍事類
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卷一
王雲生輯

王芸生輯
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

卷一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出版

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

第一卷

定價大洋一元 外埠另加郵費

纂輯者 王芸生

印刷者 大公報館承印部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

發行者 大公報館出版部

分售處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

處國聞週報分發行所
及各大書局



后 禧 慈 清
(像 畫 之 會 賽 馬 拿 巴)



訴 奕 王 恭 清
(也二之甲，六時年十光攝此)
○年前午即十年，八緒於影)



獨當外交之衝之之李鴻章



袁世凱

影合侄子暨章瀚兄其與章鴻李
(章鴻者坐左章瀚者坐右)



(○始此自實，新維港開之本日，事之年三久文本日為此)



序

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、國人對於中日之關係、亟應有明確深刻的认识、以爲懲前毖後之計。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有見於此、乃本其平日潛心國故之興趣、搜求有關中日國交正確史料、輯爲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」一書、陸續刊登大公報報端、日呼國人而申誓之、俾知國難之來、匪伊朝夕、自強之道、明耻爲先、意至善也、刊登以來、日出一段、讀者不覺其繁難、然日積月累、大公報讀者已於無形中將數十年來中日兩國間重要史實了然於胸中、此其有裨於國民外交知識與社會普及教育者又豈鮮淺哉、茲作者擬將甲午戰前之部分印訂爲第一卷、先行出版、以便讀者、更撰「古代關係之追溯」一章、冠於卷首、以見中華民族實大有造於彼邦、全卷凡二十萬言、皆抉擇精審、詳略得宜、凡欲研究中日外交史者、洵不可不入手一本、書成、索序於余、余維中日兩國固於東亞、望衡對宇、同種同文、本屬天然唇齒之邦、以地理言、一宜工商、一宜農穀、在出產上本有供求相劑之

道、在生存上豈無合作互助之方、以歷史言、自秦漢以降、中歷魏晉太朝、代有往還、至唐而往來益密、凡東瀛之典章文物、政治學術、宗教禮俗、以至人生日用之資、其取法於我國者何可屈指數、自宋迄明、關係雖不若唐代之密切、然明社既屋、尙有餘姚朱舜水先生避地瀛洲、賓於東鄰、以故國遺臣西方碩德之风采、登壇講學、春風桃李、遍於東邦、舜水卒後、東邦學者至私謚爲文恭先生、其景仰可知、今之論學術史者、至謂日本近二百年文化多由舜水之功、非讐言也、夫以地理種族言、兩國關係之密切既如彼、以文化歷史言、兩國關係之密切又如此、兩國國民苟知互相提携、謀所以共存共榮之道、必能永久相安、日臻上理、此豈徒兩國之福、抑亦東亞大局之幸也、無如明治維新以還、彼國朝野上下惑於功利之說、對於二千年來文化宗邦、包藏禍心、以怨報德、一以蠶食鄰封爲國是、遂使六十年來日本對華外交、可以「急功利喜夸詐」二語盡之、豈不大可歎乎、在彼小試其技、着着成功、非不忘得意滿、欣欣然以巧取豪奪得寸入尺爲得計、

而不知唇齒輔車之誼盡、斯螳螂黃雀之禍長、不義多行、失道寡助、今之躊躇滿志者、行見楚歌四面、將爲德意志之續耳、雖然、彼之終蹈危機、非我目前所可引爲寬慰之資也、猛虎噬人、其後卒罹陷阱、虎雖食報、而被噬者終不可復生、故謂猛虎終罹陷阱而不思防虎者、天下之至愚者也、防之之道奈何？曰：前事不忘、後事之師、不知將來、可觀既往、人有其舅死於虎、不久其夫又死焉、不久其子又死焉、而猶望此虎今後之或慈於我而不爲之備也、斯真至死不悟者也、相傳大禹鑄鼎象物、範爲毒蛇猛獸之形、使人知所戒備、今王子芸生輯爲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」、其亦此物此志也歟、吾願我國秉國鈞者暨國中賢士大夫細覽是書、默念昔之不戒於此虎者幾何次、死於此虎者幾何人、而急爲懲前毖後之計、則是書爲不虛輯、而此序亦爲不虛作矣、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陳振先序於北平

and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It is this kind of criticism t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the critics have been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uthor's life, and the author's life.

序

九一八以後，國民痛感亡國之可危。然中日危局，不自今始，純由國防武力之觀點言，則自日俄戰後，日本固隨時可以侵占中國領土之一大部份，其能苟安者，國際均勢爲之耳。惟自藩變迄今，證明均勢之力，亦極微弱，滋潤商埠，且遭蹂躪，天津亦幾於破壞，日禍兇猛，至此而極焉。雖然，日本之強，僅近代之事耳。六十年前，猶爲一無名島國。以武力論，彼時猶不如我，北洋艦隊之游弋日本海上，亦嘗使其朝野震驚。今幾何時，日本成世界三海軍國之一，中國則長江內河，尙不能自保。清政腐敗，國民所痛，而今日回想甲午戰前，更成江河日下之勢。彼我盛衰之間，可爲愴然興悲者也。吾儕嘗究察中國之所以不振，首因地大物博，自恃其不可亡，故萎靡散漫，不能前進。即以對日論，三十年來，經數次之巨創，而猶不知奮，甲午之敗，庚子之危，二十一條之羞，濟南慘殺之痛，此在當時，皆不可忍不可忍者，而事過境遷，又復忘之。政治之紛糾，風俗之頹廢